

# 孟良崮战役成为粟裕的得意之笔

11



张雄文 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他的一生，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；他的一生，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，却像儒生，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？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，经常奴役他的身体，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？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## 上期回顾

1948年1月7日，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（即子虞电）。《制度》下达六个月后，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，但林彪一次也没动笔，更不用说报告了。于是毛泽东发出2000字的电报“敲山震虎”。

## 人物传记

粟裕在中华的巨大威望，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。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，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、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（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，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），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——红八军团、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。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，一个搞政工。

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：战争年代，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。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。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。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，说“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”。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。和平安定的环境里，无身家性命之忧，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，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，差别不是很明显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下级业绩如何，由于岗位不同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，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而任职年限的长短，不仅清楚可比，操作性很强，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，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，十分方便顺手：一是简单易行，二是有利于官场的稳定。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。贡献不论，优劣不分，赏罚不明，千军万马熬年头，上上下下比辈分。

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，掀开其神秘的面纱，或许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、熬过年轮的平庸老头；一个“百里挑一”的“合适”局长，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，同伴纷纷“落马”的幸运儿。战争年代则不同。

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，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，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，粟裕“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

军”。这就很能说明问题。

1946年四平会战后，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，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，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，死死咬住不放，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。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，说“准备游击，放弃哈尔滨”，最后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。因此，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。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，竟携带实力统计表，投奔了杜聿明；麾下将领们也大多愁眉苦脸发牢骚，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，说他“瞎指挥”，是“撤退将军”、“逃跑将军”。

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，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，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，招兵买马，壮大实力，不久就有了100多万人马，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：“林彪现在是壮多了。”这时候，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，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，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，响亮地唱起《林总的命令往下传》了。

1948年4月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，转战千里，虽然歼灭胡宗南的国军两万一千人，但自己也遭到不小损失，好几次还差点让全军陷入不归的绝境。战后，虽然彭德怀不仅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，还有一顶解放军副总司令的桂冠，军内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，资历老得“吓人”，但打仗失利之余，一些将领依然毫无顾忌，很有情绪地“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”。

西北野战军是贺龙的老部队，前身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与红二方面军。这时，他已奉毛泽东之命，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，自己半路出家，“改行”专管后勤。贺龙听

到反映后，很是恼火，认为“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”。他批评一纵的司令员贺炳炎、政委廖汉生说：“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哪里筹粮，就应该坚决执行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有多大困难，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。彭总说了，就是命令。”

不久，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整训。贺龙又马不停蹄，深入其他纵队，进一步做工作，要纵队的老部下们“加强团结，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”。

其实，战场上的血性军人多是直爽率性的炮筒子，林彪、彭德怀部下有那些“牢骚”，一点也不奇怪。林彪本人就曾是“牢骚大王”，早有过类似的言行。他在中央红军长征中，因为四渡赤水之战老让自己走弯路，腿肚子都快抽筋了，就对这毛泽东一生最看重的“得意之笔”颇为不满。他怨气冲天天地给兄弟部队——红三军团的“头儿”彭德怀打电话，说：“现在领导不成了，你出来指挥吧。再这样下去，就要失败了。我们服从你的领导，你下命令，我们跟你走！”

这个鲁莽的“惊天”之举，毛泽东当然立马就知道了。不过他不相信曾多次独排众议支持自己，自己也一直眷顾有加的“患难知己”林彪，会这样泼自己冷水，拆自己的台，他一直怀疑是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指使，害得倒霉的彭德怀背了几十年的黑锅，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才得以澄清。

1947年1月后，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正式组建，鲁南、莱芜战役的胜利打得一个比一个更大，接着，又打了孟良崮战役。粟裕在山东部队的“人气指数”持续上涨。这年3月份开始，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、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山东，直取陈粟。

粟裕自有良策。他搞起了令蒋

介石的爱将汤恩伯“头晕”的“耍龙灯”，指挥华野忽南忽北，时进时退，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动作予以迷惑。这就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四渡赤水了。

许世友这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猛将，是陈粟麾下的九纵司令员，最自豪的是自己敢死队的经历，惯于真枪实刀痛痛快快地砍杀，对大兵团运动作战中上级老让自己走路很不理解，也很是郁闷。

这天，他率九纵奉粟裕之令，辛辛苦苦走了一夜，刚从坦埠出来，累了个半死。不料粟裕一个电话，又要许世友马上回去。许世友一听，火气陡然爆发出来，脱口而出说：“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卡一卡卡的，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！”陈毅听到电话里声音不对，便接过电话，说：“刚才粟司令讲的，就是我的意见。”这时候，许世友身边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聂凤智，知道老许不妥，连忙抢过他的电话，说“坚决执行命令”。

最后，孟良崮战役因此成为粟裕军事生涯最得意之笔，全歼蒋介石第一王牌、号称“御林军”的整编七十四师，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大感意外。只不过一个是惊喜，一个是哀鸣。整编七十四师的老军长王耀武甚至如丧考妣，仰天悲叹：“有如丧父之痛！”粟裕这种打出来的威望，也就更加稳坐了。几个月后，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，粟裕主持华野总部全盘事宜，后来又干脆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职务，拿着毛泽东给予的“尚方宝剑”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。

从豫东、济南到淮海战役，仗越打越大，“地盘”越来越广，粟裕无令不行，一路顺畅无阻，南中国的天于是便也逐渐成为了明朗的“解放区的天”。

# 有两个人在一间密室里凭空消失了

9

## 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上世纪60年代，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，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！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？带着疑惑和不解，凭着巨大的勇气，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## 上期回顾

我们发现从大坝底部飘起了一团烟雾，直告告诉我，这团烟雾是有毒的。我和副班长不幸都失足掉下了大坝，幸亏我们被和袁喜乐在一起的小兵救起。

很难形容那种雾气给人的感觉，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没有见到任何一种雾气是那样的形态。我们转头帮小兵放下了副班长，再回头时，整个准备室已经一片漆黑，光线全被雾气阻挡了。而紧闭的气门，却成功挡住了雾气的再度蔓延。这几十年的老旧三防设施，质量超乎我的想象，虽然如此，我还是下意识不敢靠门太近，总感觉雾气随时会从缝里进来。

一旁的陈落户招呼我帮忙，副班长被我们抬到了写字台上，满头是血，小兵大口喘着气，手忙脚乱地检查他的伤口。我问小兵在哪里找到副班长的，他说就在下面一点点距离，大坝中部出水口的地方，那上面有防止人跌落的水泥缓冲条。副班长没我这么走运，一直摔了下去，直到撞上缓冲条才停了下来，已经昏了过去。

副班长心跳和呼吸都有，但是神志有点迷糊，浑身都软了，脑袋上有伤口，估计是最后那一下撞昏了。小战士看着机灵，看到副班长这样却又哽咽了。我们给他止了血让他躺着，我问那小兵他们到达这里的情况，他又是怎么找到这个三防室的。小兵一脸茫然，说不是他找到的，是袁喜乐带他们来的。他说他们的皮筏子被水流带着，一直被冲到大坝边上。他们找了一处地方爬了上去，刚上去袁喜乐就疯了一样开始跑，他和陈落户在背后狂追，一直追到了这里，到了这里袁喜乐马上就缩到了角落里，再也没动过。

我哑然，水坝内的建筑结构之复杂，并不在于房间的多少，而在于它的用处完全和我们平时的住房不同。袁喜乐能够一口气穿过如此复杂的建筑跑到这里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她对这里的结构非常熟悉，她肯定来过这里。小兵还告诉我这样的雾起来已经是第二次了，上一次也是先泄洪，但是没有飘到这么高。袁喜乐听到警报之后就几乎疯了一样，要关上这里

的门。他是工程兵，对毒气以及三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，当时也意识到这雾气可能有毒。

我当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叫马在海，是温州乐清兵，三年的老工程兵了，一直没退役。

浓雾一直持续，气闭门外一片漆黑，两个小时也不见有消散的迹象。我们躲在铁舱里，只能通过那个孔窗观察外面，什么情况也看不清楚。没有人知道浓雾什么时候会退去，我们一开始还说话，后来就静静地呆在舱里休息。副班长昏迷了一个半小时后便醒了过来，精神萎靡，但是还算清醒，似乎没什么大碍。马在海喜极而泣，我则松了一口气。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，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，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。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，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，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。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，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。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，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，如果能找到，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，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。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，如果硬闯回去，恐怕并不现实。我也点头。我们当时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，不在我们的归途，而在我们的眼前。

十小时之后，我们大概确定了计划，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，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，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，此时，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：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长时间？天哪，一天，或者是一个月？

几个人都不说话。就在这时，突然“啪”的一声，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，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，我

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，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。突然的黑暗让我们措手不及，那瞬间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陈落户一下子吓得摔在地上。隔了大概五分钟，我听到细碎的摸索声，不久后一道手电光打了起来。突如其来的光线一下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。打起手电的是马在海。他搬了铁质的椅子到应急灯的下方，踩上去看烧毁的灯座，这种应急灯我知道一般不会坏，因为结构简单，放上几十年都和新的样子，马在海敲开应急灯下面的储电盒。是里面的老线路碰线烧断了。

副班长让马在海关掉手电，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电池，他这手电的电量也不多了，光线暗淡得很。马在海郁闷地划动了一下手电，最后照了一下那只老式应急灯，然后就想关。

没承想他这一扫之下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异样。那一刹那，冷汗突然从背上渗了出来。我马上叫喝了一声，让马在海别关，让他照一照这个密封舱。马在海被我的大叫吓了一跳，随即用手电再一次扫了一下，这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发现了问题所在。

原来，在袁喜乐呆的那个角落里，现在只剩了一只背包，而她的人却不见了。

我们马上找了好几圈四周，想看看她挪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角落里，桌子下，甚至天花板上，很快，结果让我们开始毛骨悚然：无论我们怎么照，我们都无法找到她，袁喜乐竟然消失了！

我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，都认为只是看走眼了，陈落户掏出了自己的手电，两支手电仔仔细细照了几分钟。但是，袁喜乐确实不见了。我突然头痛欲裂，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。几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彻底蒙了。

剩下了我们四个人。

就在我想到四个人时，我的脑子突然又跳动了一下，又发现了一点异样，而且这种莫名的异样，非常熟悉，似乎刚才也有过。我再次照射了一番房间，在疑惑了好久后，突然意识到了异样的所在。我刚才认为这里剩下了四个人，除了我们三个之外，第四个人就是一直缩在角落里的陈落户，但在照射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起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就没有看到过他了。

我站了起来，颓然的心情又开始紧张，手电再次反复照射，那种诡异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最后我几乎崩溃地意识到：陈落户也不见了！

那一刻我真的崩溃了，血气上涌，再也支撑不住，一阵头昏脑涨。人摇摇欲坠，直想坐到地上。好在马在海将我扶住，他们问我怎么回事。我结结巴巴地说出来，几个人再次变色，手电的光线马上在铁舱中横扫，马在海大叫“陈工”。

这种累加的刺激好像一个幕后黑手设置的棋局，一点一点地诱导我们走向崩溃，每一步都恰到好处，在闪烁的手电光斑中，很快所有人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。

我们敲打着铁舱的壁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大声呼叫，趴下来检查地板，本就凌乱的铁舱变得更加混乱。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，坚固得毫无破绽的墙壁，让我们内心更加恐慌。一直折腾到我们筋疲力尽，副班长第一个停了下来，我们才逐渐冷静。

这一切，已经失去秩序了，天哪，难道这里有鬼不成？三个人再也没有话，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我们能听到互相沉重的呼吸声。气氛，可以说当时我们的脑子都是空白的，根本没有气氛可言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也许是两小时，也许是四小时，谁也没有说一句话，激动过后，潮水一样的疲惫向我们涌来。